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塔西佗《编年史》

下册

王以铸 崔妙因 译



商 务 印 書 馆

2009年·北京

# 第十一卷<sup>①</sup>

(1) ……原来她(指美撒里娜——中译者)相信,曾两次担任执政官的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先前是她(指波培娅·萨比娜——中译者)的情夫;<sup>②</sup>而且,既然她同样地垂涎路库斯鲁斯修

罗马建城  
800年,  
即公元  
47年

① 《编年史》的其余部分以及《历史》的全书的唯一依据就是十一世纪的朗哥巴狄的手稿(美狄凯乌斯第二手稿),这个手稿所提供的文本显然不如美狄凯乌斯第一手稿中的第1至第4卷。在遗失的部分(第7至第10卷以及第11卷的前半部)中所谈到的事件参见前卷末尾的附注。

353



② 本卷中的主要人物是:

1. 瓦列里娅·美撒里娜——克劳狄乌斯的特别出名的表妹和他的第三个妻子。
2. 波培娅·萨比娜——提贝里乌斯的那个有能力的,但又不是太有能力的朋友和副帅撒比努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39章)的女儿,她是当时最俏丽的美人,在嫁了提图斯·欧里乌斯之后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嫁给尼禄的那个波培娅(参见本书第13卷,第45章)。现在她的丈夫是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参见本书第3卷,第74章)。
3. 莫涅斯特——当时最著名的哑剧演员,他原是提贝里乌斯的被释奴隶,卡里古拉的宠臣(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26、55、57章),又是美撒里娜的情夫,因此他曾被怀疑参加波培娅的阴谋。
4. 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维也纳出身的有钱的前任执政官。美撒里娜选他代替莫涅斯特,他被公认为美撒里娜的奸夫而与波培娅一道被杀。
5. 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路福斯——现在他已从放逐地返回(参见本书第4卷,第31章注),并且被选定来进行这一控诉。
6. 路奇乌斯·维提里乌斯(参见第6卷,第32章注)——这时正是克劳狄乌斯对他言听计从的时候,他和克劳狄乌斯是本年度的执政官和监察官,目前他在皇帝的私人法庭上是审判亚细亚提库斯的陪审官。



建的，并为亚细亚提库斯装饰得非常豪华瑰丽的那些花园，于是她便放出苏伊里乌斯去控诉这一对夫妇。不列塔尼库斯<sup>①</sup>的教师索西比乌斯也同他勾结在一起；索西比乌斯表面上仿佛是好心警告克劳狄乌斯，要他防备那对皇帝们来说并非吉兆的权力和金钱。“谋杀盖乌斯·恺撒的主谋亚细亚提库斯并不怕承认他曾参与集合罗马人民的事件，甚至敢于僭取谋杀的荣誉。<sup>②</sup>因而他在罗马出了名，而行省方面也传说他准备去巡视日耳曼的军队。因为他生于维也纳，又有大批有势力的人物做他的后援，他就有各种方便可以在他本地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克劳狄乌斯没有进一步查问，但是，就仿佛去镇压一次刚刚爆发的战争似的，他赶忙把由近卫军长官克利司披努斯所率领的一队士兵派了出去，克利司披努斯在拜阿伊找到了亚细亚提库斯之后，就给他上了镣铐，把他解回了首都。

(2) 人们没有允许他到元老院去：他是在一间寝室中受审的，审判时有美撒里娜在旁，进行控诉的是苏伊里乌斯。控诉的罪名是贿买军队(据他说，军队收到钱之后必须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这就更可恶了)；和波培娅通奸；最后，他还是个娼妓。最后这一条控诉条款使被告实在忍不住了。他说：“苏伊里乌斯，去问一问你的儿子们吧，他们会承认我是个男子的！”而且在他为自己进行辩护

<sup>①</sup> 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不列塔尼库斯——克劳狄乌斯和美撒里娜的儿子，现在五岁。索西比乌斯毫无疑问是个希腊的被释奴隶，后来由于被控以叛逆罪而为阿格里披娜处死(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32章)。

<sup>②</sup> 传说在人民群众(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19卷，第1章)(一说是近卫军士兵，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9卷，第30章)的一次情绪激昂的集会上，他回答人们喊叫的问题“谁是屠杀者？”时，他回答说：“就是我。”(Utinam ego.)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真正参与了这次阴谋。

时,他的发言使克劳狄乌斯深受感动,甚至美撒里娜听后都落泪了。美撒里娜在离开房间之际擦掉眼泪的时候,却要维提里乌斯小心不要让囚犯从他们的手里溜掉。她自己则赶忙着手安排搞掉波培娅的勾当,并且唆使她的奸细用地牢的威胁迫使她自杀了。皇帝则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以致几天之后,当波培娅的丈夫斯奇比奥同他一起吃晚饭时,他还问为什么斯奇比奥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同来。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3) 但是,当克劳狄乌斯向维提里乌斯征求意见如何除掉亚细亚提库斯的时候,维提里乌斯便含着泪回忆他们两人间的长期友谊以及他们对皇帝的母亲安东尼娅所表示的同样忠诚。继而他又列举了他为国家所做过的事情,他最近对不列颠人作战的功勋<sup>①</sup>和所有其他有可能引起皇帝怜悯之心的事情。他建议给予亚细亚提库斯以选择死亡方式的自由。克劳狄乌斯随后的发言也具有同样的宽大精神。当亚细亚提库斯的一些朋友建议他用慢慢绝食的办法自杀时,亚细亚提库斯说,他不想接受这项恩典。他先做了一次他常做的体操,<sup>②</sup>洗了澡,高高兴兴地吃了晚饭。他说死于提贝里乌斯的阴谋或是死于盖乌斯·恺撒的进攻,较之死于妇人的欺骗和维提里乌斯的挑拨性的下流语言倒是更体面些,接着他就把自己的血管切开;不过在他切开血管之前,他先到他的柴木堆那里去,<sup>③</sup>下令把它们挪到别处去,这样他那些繁茂的树木就不致受到干柴烈火的影响了。他在临死之前,竟还是这样沉着啊!

<sup>①</sup> 大概是公元 43 年的一次出征。

<sup>②</sup> 克劳狄乌斯说他是一个“天才的角力家”。

<sup>③</sup> 在平奇乌斯山上他的路库鲁斯花园里。





(4) 接着召开了元老院的会议。苏伊里乌斯进而又把姓佩特拉的两名最高级的罗马骑士加到被控诉者的名单上去。处死他们的原因,据说是他们曾出租他们的一所房屋,作为莫涅斯特和波培娅的幽会之所。但其中的一个人受到控诉,是因为他夜里睡觉时梦见克劳狄乌斯戴着小麦编的王冠,麦穗向下,因此根据他的梦,预言粮食的歉收。<sup>①</sup>有一些人说,梦里看到的是带着发白的叶子的葡萄蔓编成的花环。他根据这个朕兆认为皇帝在秋末将要死亡。但大家意见一致的一点则是,这个梦不拘性质如何,都会使他本人和他的兄弟丧命。元老院决定把一百五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和行政长官的标记<sup>②</sup>赠予克利司披努斯。维提里乌斯则建议再把一百万给予索西比乌斯,因为他用教诲帮助过不列塔尼库斯,用忠言帮助过克劳狄乌斯。也被征询过意见的斯奇比奥回答说:“关于波培娅的罪行,我的想法和大家的想法相同,那么可以认为我要说的和大家所说的话相同吧!”——夫妻之爱和元老职责之间得到了美妙不过的妥协。

(5) 而这时老练而又残酷无情的苏伊里乌斯继续干他的控告勾当,许多人也仿效他的这种鲁莽粗暴的做法:因为皇帝将全部法律上和行政上的职权集中于一身,这种情况就给掠夺者大开方便之门。任何公开出售的商品都不像辩护者的背叛行为那样毫无顾忌地出售。结果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著名的罗马骑士撒米乌斯付给了苏伊里乌斯四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却发现他竟然同对方勾结到一起,于是就在他的辩护人的家里用剑自戕了。因此,

① 克劳狄乌斯对这一点一直特别敏感,因为他刚一即位便遇到了可怕的饥馑。

② 这是说不实授官职,而只是授予代表这一官职的标记。近卫军长官克利司披努斯必须是骑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得到行政长官的实职。

按照业已任命的执政官盖乌斯·西里乌斯的建议(关于西里乌斯的权力和他的垮台,我将要在提到它们的时候再来叙述),<sup>①</sup>元老院一致要求执行秦奇乌斯法<sup>②</sup>,因为这项法律很早就规定,在为某一案件进行辩护时,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金钱或是礼物。

(6) 当担心因此会蒙受污名的元老们起来反对的时候,跟苏伊里乌斯不合的西里乌斯便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抨击,并且援引了古时演说家的范例,那些演说家是把名誉和前程看成他们口才的唯一报酬的,他说:“连文艺中最优美和最重要的东西都因图利而被腐化,那么其他东西沾上了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当人们所考虑的是金钱的数目时,甚至信义都不能不受影响啊。如果诉讼不使任何人能从中取得利益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诉讼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们都在鼓励仇视和控诉,鼓励恶意和不公道,为的是使法庭贪污腐化,从而使辩护人弄到金钱,就好像疾病的流行可使医生取得报酬一样。让这些人记起阿西尼乌斯,记起美撒拉,记起现代的人物中的阿尔伦提乌斯和埃塞尔尼努斯吧:<sup>③</sup>他们在他们的本行的业务上达到了最高的造诣,但是他们的生活或他们的辩才却没有任何污点!”已经任命但未到任的执政官说了这样



<sup>①</sup> 参见本卷第 12 章和第 35 章。

<sup>②</sup> 即 *lex Cincia de donis atque muneribus*(公元前 204 年),公元前 17 年被奥古斯都恢复。苏伊里乌斯之第二次触犯这一法律引起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参见本书第 13 卷,第 42 章以次)。

<sup>③</sup> 关于阿西尼乌斯·波里欧和美撒拉·科尔维努斯,参见本书第 4 卷,第 34 章注;第 3 卷,第 34 章注;关于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参见本书第 6 卷,第 5 章注;关于玛尔库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埃塞尔尼努斯,即波里欧的孙子,参见本书第 3 卷,第 11 章。



的话而别人也表示同意之后,于是采取措施起草一项决议,使犯罪者不容易逃脱反勒索法的制裁,这时苏伊里乌斯、科苏提亚努斯<sup>①</sup>等等看到这一决定对他们来说不是意味着审讯(他们的罪行已非常明显,不必再审讯了),而是意味着惩处时,人们便围在皇帝身边,请求他赦免他们过去的罪行。<sup>②</sup>

(7) 他们看到皇帝有了赞同的意思之后,就开始为他们自己的案件辩护说:“哪里会有人傲慢到说他能够希望取得不朽的声名? 对被告来说,他们自己能够得到帮助,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任何人就不会由于没有辩护人为他辩护而听任强者的摆布了。但口才并不是不花一文钱而随便拣来的东西:一个人越是为别人的事情奔走,他也就越是忽略他私人的事务。许多人靠服军役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不少人经营他们的产业,但谁也不愿意干一种他不能得利的行业。阿西尼乌斯和美撒拉(他们由于安东尼乌斯与奥古斯都的决战而大发横财)以及豪富家族的后人埃塞尔尼努斯、阿尔伦提乌斯之流的人物很容易做出慷慨的姿态;但在取得报酬的一点上,他们显然也有前例可循,普布里乌斯·克洛狄乌斯或盖乌斯·库利欧<sup>③</sup>在发表演说时习惯上就是收费的。他们本人都是贫苦的元老,而在没有战争的时期他们除了和平的报酬

① 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是当时最猖狂的告密者。他由于在奇里奇亚勒索而被放逐(参见本书第13卷,第33章),但通过他的岳父提盖里努斯的干预又回到了元老院(参见本书第14卷,第48章),他又是迫害特拉塞亚的主谋(参见本书第16卷,第21章以次),在这之后,他就从舞台上消失了。

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人平时就是和皇帝本人十分接近的。

③ 这是两个可疑的保证人,克洛狄乌斯是西塞罗的敌人,在同米洛争吵时被杀。臭名昭著的库利欧则是被恺撒收买的那个保民官。

之外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让他也考虑一下那由于辩护的活动而成名的普通人民吧。如果他们研习的那门学问的报酬被取消，这门学问也就会灭亡了。”皇帝在考虑了这些虽非高尚但仍不是毫无道理的理由之后，便规定辩护人所收的费用最多不能超过一万谢司特尔提乌斯。超过这个数目的就要按勒索罪惩处。

(8) <sup>①</sup>差不多就在同时，<sup>②</sup>米特利达特斯(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他保有亚美尼亚的王位和卡里古拉下令逮捕他的事情)按照克劳狄乌斯的意见，靠着帕拉斯玛尼斯的力量返回了他的王国。<sup>③</sup>伊伯利亚的国王，也就是米特利达特斯的兄弟，不断宣称帕尔提亚人中间发生了内讧，王位还不知道属于谁，小事情无人过问。因为做过许多残酷事情的哥塔尔吉斯现在又杀死他的兄弟阿尔塔巴努斯及其妻儿，结果使帕尔提亚人人感到惊恐，他们召来了瓦尔达尼斯。他这个一向喜欢进行大规模冒险行动的人在两天里便走了三千斯塔狄乌姆<sup>④</sup>，赶跑了想到瓦尔达尼斯会来进攻因此惊慌失措

<sup>①</sup> 紧前面的有关东方事件的现存记述(参见本书第6卷,第31—37章,第41—45章)是写到罗马指定米特利达特斯登上亚美尼亚王位,帕尔提亚的老练的阿尔塔巴努斯三世重新占有了他的王国。卡里古拉继位之后,提贝里乌斯所取得的胜利甚至已丧失了一半;米特利达特斯被召到罗马被看管起来,这样亚美尼亚便再一次回到帕尔提亚的影响或主权之下。不过公元40年阿尔塔巴努斯三世的死亡和他的儿子哥塔尔吉斯与瓦尔达尼斯之间的内战(在第三个兄弟阿尔塔巴努斯四世立即被处死之后),使局面再度改变了。应当提醒读者的是,在这些篇章(第8—10章)里谈的并不是公元47年的事情,而是从公元42或43年到48年的事件的概述。到本书第12卷第10章才又接着叙述了这些事情。

<sup>②</sup> 实际上这是大约五年前的事情。

<sup>③</sup> 参见本书第6卷,第32章。

<sup>④</sup> 约合三百五十英里,这里的里程对任何一大批人都是不可能在两天内走完的,甚至对帕尔提亚人来说也是这样。即使瓦尔达尼斯的随从人员不多,而且新马的调换也不困难,这样的速度仍然接近或超过罗马信使在平坦的大道上行进的速度。



的哥塔尔吉斯，并且毫不迟疑地攻占了最近的一些省份——只有塞琉西亚<sup>①</sup>不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他围攻这座设防坚固的城市，久攻不下，这座城市不单有一条河流作它的天然屏障，同时还有工事和粮食足资固守。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自己切身利益的考虑，毋宁说是对这一座也背弃了他的父亲的城市感到愤怒。就在这时，哥塔尔吉斯得到了达阿伊人和叙尔卡尼亞人<sup>②</sup>的兵力的援助，又重新作战；瓦尔达尼斯被迫放弃了塞琉西亚，在巴克妥利亚的平原上<sup>③</sup>扎下营地，与哥塔尔吉斯的营地相对。

(9) 正当东方的政权处于分裂状态而人们还不知道哪一方面取得优势的时候，这种局面使得米特利达特斯得到了占领亚美尼亚的机会，因为这时罗马军队正致力于摧毁山上的要塞，而伊伯利亚的军队在这同时蹂躏了平原地带；当地居民在敢于接战而失败的省长<sup>④</sup>狄莫纳克斯逃跑后，没有进行过任何抵抗。一部分贵族所依附的小亚美尼亚<sup>⑤</sup>的国王科提斯造成了一些耽搁。但不久他就被皇帝的一道命令压制下去，于是人们又都转而拥戴米特利达特斯做国王了。但他表现得过分严厉，从而未必能使他的新王位得到巩固。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6卷，第42章注。

<sup>②</sup> 参见本书第6卷，第36章注。

<sup>③</sup> 帕尔提亚本土的东部(科拉桑，Khorasân)，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的上游，兴都库什以北，它的首都是巴克妥拉(Bactra)，即巴尔克(Balkh)。它过去曾是一个希腊—印度王国。

<sup>④</sup> 亚美尼亚全国分为一百二十省(praefecturae)，省有省长。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6卷，第9章，第27节。

<sup>⑤</sup> 亚美尼亚本土西部。

这时,帕尔提亚的将领准备作战,但他们发现了一件叛国阴谋,因此突然缔结了一项条约。这一叛国阴谋是哥塔尔吉斯向他的兄弟透露出来的。他们会见时起初还有点犹豫,后来相互握住右手,在神坛前面发誓向他们敌人的叛逆行动进行报复,并且相互作了让步。瓦尔达尼斯被认为更适于保有自己的王位;而为了避免发生任何敌对行动,哥塔尔吉斯则撤退到叙尔卡尼亚内地去。在瓦尔达尼斯返回的时候,塞琉西亚才在叛变后的第七个年头<sup>①</sup>投降了;这对帕尔提亚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耻辱,因为一个城市竟能反对他们这样长的时间。

(10) 瓦尔达尼斯于是巡视了主要的各省,他渴望收复亚美尼亚,但是这时又害怕这会和叙利亚的副帅维比乌斯·玛尔苏斯发生冲突而不得不把这种野心收敛起来。就在这时,哥塔尔吉斯又在征募一支军队,他后悔让掉王位,而那些始终不甘愿在和平环境中处于藩属地位的贵族又在教唆他。另一方面,瓦尔达尼斯也把军队带到埃林德司河。在渡口的一场激烈战斗中,他取得了全面胜利,而在一些成功的战斗中他又把参与进来的部族都一一加以征服,直到信德河的地方,而信德河则是达阿伊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边界。<sup>②</sup> 既然取得了胜利的帕尔提亚人无意于远出作战,所以他的胜利便到那里为止。因此,他建立了许多记载他的威势的纪念物,并且在这种纪念物上说明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成员曾经向这些民族收取过贡品;在这之后,他便十分



<sup>①</sup> 公元 43 年。

<sup>②</sup> 战争的地点还未能确定,因为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埃林德司河和信德河在什么地方,而且雅利安人(住在巴克妥利亚西南)离开达阿伊人又是很远的。

光荣地回来，因此对自己的臣民也就更加专断，更加横傲了。但是有一次，当他专心打猎疏于防备的时候，一个预谋的背叛行动将他杀害了；这个国王这时虽然还十分年轻，但是已非常有名，如果他能像威慑敌人那样得到自己人民的爱戴，那么老资格的国王也很少有几个能比得上他。

瓦尔达尼斯被杀以后，帕尔提亚的事务陷入混乱，因为大家对于继承者的人选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许多人倾向于哥塔尔吉斯，但还有一些人倾向于普拉提斯的后人美赫尔达特斯<sup>①</sup>，这就是在我们这里作人质的人。但是哥塔尔吉斯取得了胜利，成了宫廷的主人，不过他的残酷和放纵使得帕尔提亚人不得不秘密地把一份请愿书送到罗马皇帝那里去，请求把美赫尔达特斯释放出来，以便取得他的祖宗的王位。

(11) 在同一个执政官当政的年代，<sup>②</sup>也就是罗马建城八百年的时候，举行了一次百年祭，这一次与奥古斯都举办的前一次相隔六十四年。这里我且不谈两位皇帝所用的计算方法，<sup>③</sup>因为这些计算方法我已经在谈到多米提安统治时期的那些卷<sup>④</sup>里详细地谈

① 他是沃诺尼斯的儿子，普拉提斯四世的孙子，参见本书第6卷，第31章注。

② 克劳狄乌斯和维提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即公元47年。

③ 百年祭大体说来是公元前249年制定的，规定每百年举行一次，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46年（比规定晚三年），但在公元前46年却没有举行。奥古斯都利用西比拉预言书中所说的一百一十年的世纪(saeculum)和十五人祭司团的传统，设法在公元前17年举行了百年祭（这比根据他自己的论据所定的年代还早一年）。克劳狄乌斯又恢复了百年的世纪(saeculum)，但是把这一祭日看成是罗马的第八个百年祭( $753 + 47 = 800$ )。多米提安采用了奥古斯都的办法，但是他提前六年举行了他的祭日(ludi)(公元88年)。

④ 应系塔西佗的《历史》的最后几卷，今已佚。

情欲炽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她竟然把他的显要的妻子优尼娅·西拉娜从自己丈夫的家里赶了出去,并且占有了现在已经无拘无束的奸夫。西里乌斯对自己的丑名和面临的危险不是不知道,但是由于拒绝就意味着必死无疑,由于避免暴露出来还有一线希望,而且由于他得到的报酬是丰厚的,于是他便用及时行乐、不顾未来的态度安慰自己。不过美撒里娜却没有隐瞒的意思,她不断地带领着她的大群门客到他家里去。在外面,她也总是同他挨到一起;他取得了数不清的财富和荣誉,最后,统治大权的易手似乎已经完成了:在奸夫的家里,人们可以看到宫廷的奴隶、被释奴隶和各种设施。

(13) 这时,克劳狄乌斯还不知道自己夫妇间已发生了问题,正忙于自己的监察官<sup>①</sup>职务,他发布了严峻的敕令,斥责人民群众在剧场中的放肆行为,他们在提到担任过执政官的普布里乌斯·彭波尼乌斯<sup>②</sup>(他给剧场写剧本)和一些有地位的人时,讲了不少下流话。克劳狄乌斯利用法律来制裁债权人的勒索行为,禁止在父亲去世时由未成年的儿子代还债务。他把西姆布路伊尼山上的泉水<sup>③</sup>引到首都城里。在他发现就连希腊字母也并不是一开始制定就十全十美的时候,他就创造并公布了一些新的拉丁字母。

(14) 从埃及人的动物图画来看,他们是最早用图画符号表示思想的民族:人类历史的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最古老的文献,直到今

① 从公元前23年起废止的这一职务为克劳狄乌斯恢复起来,而在这一年克劳狄乌斯和维提里乌斯交卸了执政官的职务后便担任了这一职务。

② 参见本书第5卷,第8章注。

③ 两个水源:aqua Claudia(水来自苏比亚科上方小山之上的阿尼奥河所形成的一些小湖)和 Anio novus(水取自河流本身),不过它们都是通过同一个拱门水道流入城市的。



天我们还可以见到。他们还自称是字母的发明者。他们认为，曾称雄海上的腓尼基人把这种知识从埃及输入希腊，结果借用字母的腓尼基人却取得了发明字母的声誉。因为根据传统的说法，随着一支腓尼基船队到来的卡德木斯把文字传给了当时还没有开化的希腊各民族。另一些人则说，雅典的凯克罗普斯(或底比斯的里努斯)和特洛伊时代阿尔哥斯的帕拉米狄斯发明了十六个字母，其他的字母则是后来不同的作者，特别是西莫尼德斯陆续增加的。在意大利，埃特路里亚人从科林斯人戴玛拉托斯那里学到了文字，阿波里吉尼斯人从阿尔卡地亚人伊凡德尔那里学到了文字；拉丁的字母在外形上和最早的希腊字母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字母的数目起初不多，后来才有增加。克劳狄乌斯也援了这个前例，又加上了三个字母，<sup>①</sup>这三个字母在他的统治时期很流行，后来就作废了，不过在广场和神殿的官方的青铜牌上我们却仍然可以看到它们。

(15) 后来，他又同元老院商讨建立一个卜人团<sup>②</sup>的问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意大利的最古老的技艺不致由于这些卜人的怠惰而失传。在国家遭到灾难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卜人召来，根据他

① 这三个字母是：

1. 倒置的古希腊字母 F 即 Φ，表示用作子音的 u，如 φVLGVs 即等于 VVLGVs。  
 2. “反西格玛”Ω，等于希腊字母 Ψ。  
 3. 希腊人用来表示 spiritus aspes(吐气音)的符号 Τ，它表示的音介于英文 u 的和 i 之间，如 maximus(maximus)=MAXI Τ MVS。第一个字母保留下的很多，第三个字母也可以看到一些，但第二个字母却看不到，最多也只能有一个。

② 卜人的地位比占卜师的地位要低得多。他们的占卜方式中有一种是埃特路里亚人的根据牺牲的内脏进行占卜的方法(extispicium)。

们的意见恢复宗教的仪节，并且能比较准确地预见到未来的事情。但是埃特路里亚的贵族却自愿地或是出于罗马元老院的邀请，保存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一些家族中传播。但是由于人们都不关心这种技艺，再加上外来的迷信<sup>①</sup>越来越盛行，结果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越来越疏忽了。现在看来，一切确实都很兴旺。但是他们必须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对上天的垂爱表示感谢：那就是他们要保证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所遵守的宗教仪节在繁荣顺利的时候也不会被忘记。”因此元老院便通过了一项命令，责成祭司们考虑在卜人的训练中哪些部分需要加以保存或是加强。

(16) 同年，凯路斯奇人<sup>②</sup>到罗马来要求给他们派一个国王，因为国内的斗争已经消灭了贵族，而在皇族当中也只剩下了一人，这个人就是被留在罗马的意大利库斯。此人在父系的一方面，他的父亲是阿尔米尼乌斯的兄弟佛拉乌斯，<sup>③</sup>他的母亲则是卡提伊人的国王阿克图美路斯的女儿。他很漂亮，受过日耳曼式的和罗马式的军事训练和骑术训练。因此皇帝就送给他一笔钱，一队护卫人员，并且鼓励他鼓起勇气来继承他的家庭的光荣。“他是在罗马诞生的（不是人质而是罗马公民）、要到国外去接受王位的第一人。”在开头的时候，日耳曼人确是十分欢迎他的到来；但是由于他不存有党派之间的怨恨心并且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力求表现关切的

<sup>①</sup> 这时虽然基督教和米苏拉教(Mithraism)正在发展过程中，但这里所指的主要还是犹太教和埃及人对伊西司(Isis)和谢拉皮司(Serapis)的崇拜。

<sup>②</sup> 居住在卡提伊人的东北部，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他们是阿尔米尼乌斯治下的一个部落。

<sup>③</sup> 参见本书第2卷，第9—10章。他在罗马军队中担任过骑兵的斥堠，所以后面说他是探子佛拉乌斯(exploratoris Flavi)。

态度，于是崇拜者就群集在国王的周围。这个国王虽然偶尔表现了客气和拘谨的并不使人讨厌的弱点，但是他更多的是表现了使蛮族感到亲切的酗酒和淫乱。他的声誉已经开始传到并且越过了相邻的各邦，但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忌妒他的权力，那些想通过结党营私而谋求私利的人却到相邻的部落那里去，在那里发表了他们的抗议宣言：“日耳曼的古老的自由正在消失，罗马的权力正在加强。在与他们一样诞生在同一块土地之上的人当中，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当国王，而不必把那个探于佛拉乌斯的儿子捧在众人头上，这种情况难道就完全无可争辩了么？祈求阿尔米尼乌斯的名字是没有用的。即使阿尔米尼乌斯有一个儿子在敌国被抚养成人之后又回到国里来统治他们，那他们也会担心这是一个受到外国的教育、奴役和衣着的熏染的青年，一句话，就是受到一切外国事物的熏染的青年！至于意大利库斯，如果说他具有家传的气质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对祖国和家庭进行过一场不可调解的战争！”

(17) 他们便利用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号召集合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意大利库斯手下的力量也不弱。他提醒他们说，“他并不是仰仗武力来征讨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民族，而是由于他自己有比对手们更加高贵的出身才被召来的。至于他的勇气，他们可以试验一下，看看他是否配得上他的叔父阿尔米尼乌斯和他的祖父阿克图美路斯！他的父亲也没有使他感到羞愧——他父亲从来不曾拒绝(在日耳曼人的同意下)对罗马所承担的义务。自由的名义正在被人利用来作为不诚实的借口，这些人出身卑贱，一向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因此他们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国内的不和上



面。”群众向他欢呼,而在一场像蛮族战争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当中,国王取得了胜利。他因成功而洋洋自得起来,变得蛮横自大,结果被赶了出去,但是他后来又依靠着朗哥巴狄<sup>①</sup>的军队重新取得了王位,这样,不拘他在顺境还是逆境时,都是凯路斯奇人的祸害。

(18) 在这个时期,卡乌奇人<sup>②</sup>内部已无纷争,桑克维尼乌斯<sup>③</sup>也死了,人们兴高采烈。卡乌奇人趁着科尔布罗还未到来的机会,在干纳斯库斯的率领下,先发制人地对下日耳曼发动了进攻。干纳斯库斯本人是一个坎宁尼法提斯人<sup>④</sup>,曾在罗马的辅助部队里服役,后来从那里开了小差,现在则带领着一队轻便的船只在海上打劫。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高卢沿岸一带,因为他对于这里的和平城市的财富是十分熟悉的。但科尔布罗从一进入行省,就表现出极为谨慎,不久便取得了从这次战役开始以来便享有的声誉。他把他的三层桨的战船<sup>⑤</sup>全部集中在莱茵河上,其他船只则按照它们的吃水量大小分别停泊在河口和支流上面。他击沉了敌人的船只,这样就赶跑了干纳斯库斯。他把事情就地安排停妥之后,就要那些由于很想大肆劫掠一番而对劳苦和军务感到厌倦的军团记住古老的法律,因为这一法律禁止在进军时离开队伍,禁止不遵守

① 位于易北河以东,波希米亚以北。

② 艾姆斯河和威悉河之间的“小卡乌奇人”。

③ 桑克维尼乌斯·玛克西姆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4章)。他的死亡(他的职务是下日耳曼的行政长官衔副帅,legatus pro praetore)和科尔布罗代替他的事情,在本书已经遗失的部分可能是提到了的。

④ 参见本书第4卷,第73章注。

⑤ 属于莱茵河上的舰队(classis Germanica)。杜路苏斯建立了这支舰队,并为这一舰队从莱茵河到沮伊德湖开辟了一道军用运河(fossa, Drusiana)。



命令而自行发动战斗。放哨和日夜值班时都要带着武器执行任务；根据记载，两名士兵曾受到死刑的处分，一个士兵是因为他在掘土修建壁垒时没有佩剑，另一个士兵是因为他干这一工作时什么也没有带，而只有一把匕首。这种说法可能是夸大了，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些说法的出发点却还是要说明统帅的严厉。这肯定是一个严峻的人物；对于小事都这样严厉的人，对于重大的罪行就更是铁面无情了。

(19) 但是，他激起的恐怖情绪对他自己的士兵以及对敌人却发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这样的办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重振士气，但对蛮族来说，却意味着削弱信心。弗里喜人<sup>①</sup>曾因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的失败而发生了叛乱，自从那时以后，弗里喜人便采取敌对或不满的态度。他们交出了人质，并且移居到科尔布罗特别划定的地区去。科尔布罗也给他们成立了一个元老院，设置了一名高级官吏，并且给他们制定了法律。为了防止他们忽视他所发布的命令，他在这一地区修建了一个设防的据点，另一方面又派遣使节到大卡乌奇人<sup>②</sup>那里去劝说他们投降，并且要他们设法害死干纳斯库斯。这种策略既不是无效的，而用来对付一个逃兵和不忠诚的人，也不是可耻的；不过干纳斯库斯的被杀扰乱了卡乌奇人的情绪，科尔布罗撒下了叛乱的种子。因此这个消息虽然在许多人看来是可以相信的，却被一些人认成是一种不祥之兆：“为什么他要树敌呢？任何损失都要由国家来承受：如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4卷，第72章注。

<sup>②</sup> 在威悉河（威悉河是大卡乌奇人和小卡乌奇人的分界）和易北河之间，即东方卡乌奇人。

